



学
生
知
识
文
库

风 过 耳

刘心武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风 过 耳

学
生
知
识
文
库

刘心武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李向晨

封面设计:许欣

风过耳

刘心武/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沈铁锦州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2 418.75印张 904,138千字

1991年6月北京第3版 2003年4月锦州第9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定价:871.10元(全43册)

ISBN 7-5006-2995-8/I·669

1

飞机失事了。

不是坠毁，不是爆炸，飞机根本就没有升空。乘客们全到齐了，关上了舱门，撤走了舷梯，系上了安全带，却久久地没有起飞。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后来有一架飞机像醉鬼般地降落到机场，颠狂地朝坐满了乘客却没有起飞的飞机冲来……

满载乘客而没有起飞的飞机所等待的，原来竟是这样的一个大惨剧。

2

夏之萍坐在梳妆台前，右手握住梳子，举手朝头发拢去时，却一下子将手僵在了那里。

她惊讶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开头她有点糊涂：这个肿眼泡的女人是谁呢？苍白的面颊松耷耷的，眼角现出鱼尾纹，嘴角似乎是已经习惯于朝下微弯，一头染得青黑的乱发却齐齐地现出了一指甲盖长的白根。当她憬悟到这个与她愕然相对的女人正是她自己时，梳子“吧嗒”一声落到了梳妆台上，她扭身扑到枕被凌乱的席梦思床，心里再一次阵阵发紧，却又忽然惊讶于自己并无泪水可流……

这是方天穹死讯传来后的第十天。

头几天里，慰问和吊唁形成过一个近于狂暴的浪潮，不断地来人，不断地有电话，门铃声和电话铃声常常响成一片，以至于不得不由先期到达她家的慰问者紧急分工：有的去开门，有的代她接电话；从外地拍来了近二十份电报；五天里就收到近三十封本市寄来的吊唁信；最雅的送来莫扎特《安魂曲》唱片；次雅的送来大束的白玫瑰和黄菊花；次俗的送来自书挽词；最俗的送来水果和麦乳精。有女同事帮她做饭，劝她进食；有女友陪她过夜，伴她流泪……然而潮涌必有潮退，到第六天门铃声和电话铃声便开始稀落，来者停留的时间也短，陪伴她的女同事和女友经她说服也果真都离她而去，没有新的

电报送来，也许楼下邮箱里有新的信件，她没有精神去取也无人代她拿上楼来，所以等于无人来信；其实她自身也在退潮：泪腺已不积极分泌，头脑中纷纭回旋的种种思绪也都如风过的枯叶，落下，堆积一处，只待腐烂。

这第十天的上午，壁上的挂钟显示出已近十一点，竟连一个来访者、一次电话也没有。

夏之萍终于又坐到了梳妆台前。她慢慢地梳头。随着立体梳上有弹性的梳针把头发耙松，她先是有了一种生理上的快感，随即便觉得头脑中僵滞的乱麻似乎也在慢慢地松解开来——是的，方天穹消失了，而她还具体如镜中所示地存在着。对方天穹蓦然惨逝的巨大悲痛，并未导致摧毁她继续生存的欲望，她意识到了这一点，吃惊，然而却更加清醒——她不仅需要梳头，而且需要洗澡、换衣服，需要吃东西，需要上街采购，并且不能继续留在家里不去上班。

忽然门铃作响。夏之萍竟被惊得浑身一抖。

她去开门。

门外是方天穹的前妻简珍。

3

“停一下，你在那个水果摊前头停一下，”宫自悦对司机说，“我下去一下。”

“那儿不准停车。”司机小万很不乐意。

“附近没警察，”宫自悦说，“两分钟，我下去两分钟就上来。”

“那儿不准——”小万还不买账。

“他妈的！”宫自悦笑嘻嘻地从后座拍拍小万肩膀，“你要房我可是帮你说话的！”

小万把车停到了马路边，那个水果摊前。

宫自悦下去，麻利地买了一大把香蕉上来。

小万把宫自悦送到了陈老住的那幢楼下。

“您什么时候下来？”小万问。

“一会儿，我就呆一会儿。”宫自悦在车上已把香蕉装进了一只印有广东健力宝字样的塑料提袋中，边迈出车门边说，“你可等着，我一会儿就下来。”

“您可准在半拉钟头里下来，”小万把头伸出车窗，不放心地，说，“可别又让我饿一顿！”

“哪能！我今晚管你的饱！”宫自悦边说边活泼地往楼门里走去。

小万望着宫自悦的背影，朝车窗外啐了一口痰。宫自悦这人五十好几了，作派倒像个才出校门的小青年，他好拜望各界的老前辈，到了这些前辈的住处，他的步履不仅活泼，有时竟出现颠连步——就是一脚落地后颠动一下，另一只脚才往前迈，这是儿童们心境欢快时常有的步法，不知怎么的宫自悦竟还能表现得如此的烂漫。

小万最不愿意宫自悦用车。宫自悦作为机构的第五把手，上下班是不配车接车送的，然而用这辆奥迪车的时间，他实际上比前四把手都为多。他常常是用一条过硬的理由——

某桩必得坐车出面去急办的公事——把住小万开的这辆车，那桩公事办完，他便又提出这样那样的好几桩甚至常常是一串子的事来，都要小万拉着他跑，跑就跑吧，反正车子回到单位别的头也会调用，拉谁不是一样？可宫自悦的讨厌之处就是常常让小万饿饭——他下车进到某处前，说是“过一会儿就回来”，有时却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你把车开走自己找吃的去吧，又怕偏那时候他出来了，事后说你误他下一步的事，你坚持坐车里等他吧，他能自己酒足饭饱、满面红光地终于跑了出来，没等你埋怨，先嬉皮笑脸地跟你道“对不起”，又解释说 he 本是坚决不留下吃饭的，是人家硬留他不可，他要不留反让人家没面子了，诸如此类一大堆，小万只好叹气，认命，谁让自己是开车的呢？活该得胃病，“三九胃泰”、“胃得乐”销得好，一半原因是有小万这号的司机存在！

这回不知道宫自悦又要钻进去多久，小万本想把车开出去找个地方自己先吃上一碗兰州牛肉拉面，宫自悦出来了爱怎么着急怎么发火都由他去，可后来想起宫自悦那句“你要房我帮你说话”的许诺，也就罢休。小万虽然已经娶妻生子，目前却仍同父母兄弟挤在两间小平房里住，过几个月单位就要开始新一轮的分房，宫自悦的态度确实举足轻重，“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万想至此，便将座椅放倒，推进磁带，倚在车里听起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来。

4

“真是稀客！”陈老的小女儿陈新梦对宫自悦娇嗔，“怎么好久不见你的影儿？”

宫自悦像洋人男女见面一样地抬起陈新梦的右手，放在唇边沾了一下，双眼笑成两弯新月：“现在不是连人带影儿都来了吗？”

陈新梦已经三十八岁，还是个处女，她身材足有一米七〇，瘦得高颧骨凹面颊，却打扮得很仔细，头发在发廊做成了一头“钢丝”，成扇面状垂在长长的脖颈后，原来的眉毛剃除了，另画了两根细长的黛眉，嘴唇上淡淡地涂了一种樱色唇膏，一笑起来，大嘴岔里露出两排堪称编贝的白牙；她穿着从华歌尔时装店买来的昂贵套服，黑色，脖领处有紫罗兰色的镂空镶边。

宫自悦跟着陈新梦往客厅里走，客厅里家具简单，然而气派，墙上的名人字画价值连城。

陈老坐在轮椅上，宫自悦走上前去，谦卑地弯腰带屈膝同陈老握手，问候毕，才把手中的塑料袋递给陈新梦，大声地说：“刚下飞机！家也顾不上回，先来拜望陈老您！从那边带了点香蕉来——我知道北京也有，陈老您这儿什么也不缺，可‘千里送鹅毛’嘛，一点点心意……”

陈老只是蔼然地笑，嘴角淌出些涎来，陈新梦一边用小

毛巾替父亲揩口涎，一边望着宫自悦说：“你还敢坐飞机？啊呀！方天穹那张票要换给你就好了！”

“是呀！”宫自悦也随口调笑，“那你就吃不上这把上好的香蕉了！”

后来就坐在一处说闲话。陈老只不过说了一句“方天穹的家属该好难过”，宫自悦便抖搂开了方天穹的隐私，陈老本来耳聋，只是微笑着眯眼打盹，倒是陈新梦原来并不知道那么多的细节，听得好有味，还不时插进去问题，从一组花絮引出好几簇花絮……

“……头一场冲突发生的地点好滑稽，是在公园里的儿童运动场，大约是在滑梯与转椅之间，一棵大柳树下的长椅上，想必方天穹和夏之萍以为那个地方比僻静的角落更安全；结果两个人正手拉手儿、情话绵绵之际，忽然夏之萍感到一只手粗暴地拍在了她肩膀上，她惊回首、猛起身——那不是别人，是她的老公！说时迟，那时快，一记重重的耳光，掴到了夏之萍脸上，一声脆响，伴随一声尖叫，而方天穹的反应更如电闪雷霆，夏之萍那老公的手掌还没下肩，方天穹就更重地甩了那位一记炸雷般的耳光，好介！玩滑梯、玩转椅的小孩们全不玩了，都围过去看大人煽耳茄子，高兴得拍起了小巴掌，那才真叫好玩哩！……”

“……夏之萍决心一下，她那老公倒没怎么死绊住她，可家财、儿子全给了男方，夏之萍真有点‘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气概，不愧有人称她为‘女丈夫’，为巾幗争光！方天穹的那位简珍，可就是根缠树藤了，死也不跟他离，一直闹到方天穹气极了，抓起她头发往墙壁上撞她的头……”

“唉呀呀！”陈新梦闭起了眼睛，长长纤指并拢合掌，紧贴胸前，耸着肩膀说，“太残暴了，怎么这样！那简珍还不反抗？还不咬他？”

宫自悦却待陈新梦睁开眼睛，才往下描述：“谁知方天穹一松手，简珍便扑到方天穹怀里，不是咬他，而是发疯般地亲他的胸膛、脖子，狂喊着：‘我爱你！我爱我爱我爱！打死我我也爱！’……”

“真的？！”陈新梦大感动，竟至于一下子眼睛湿润起来。

宫自悦却不再往下讲述，他伸腕看了一下表，又仰头望了一下壁上的钟，见陈老正睁开眼睛，望着他，便立即耸身过去大声地说：“陈老！在那边见到了香港的冯先生，冯先生！对，就是当年听您讲过课的那位冯宜一，五年来前拜望过您的，我刚在那边见到他，他说，想请您把以往的日记整理出来，他给出版，尤其是抗战时期那几年的，陪都时期的，他说最好再配上一批当年的旧照片，那是很有意义的、很宝贵的……”

只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宫自悦就落实了陈老就日记交由香港冯先生出版一事委托他代理的事宜。他起身告辞，陈新梦引他出了客厅，却没有马上引他去往单元门边，而是把他引到了自己的住室，半路上她脸燥燥的，嗓子发干，眼珠转来转去防止保姆看见，一进了她那间闺房，她便把门掩上。

宫自悦满脸甜笑地跟着她，心里满溢着警惕，鼻子里强忍着一串子笑，进去后却主动抓住了她那双瘦得发硬的手。

陈新梦望着已经歇顶的宫自悦那张光润丰满的圆脸，心里怦怦然。她期待着什么，却并没有什么。

“你知道，”陈新梦平平气息，对宫自悦说，“我哥哥很霸

道，爸爸锁日记的柜子的钥匙，由他把持着，我是打不开的。”

宫自悦依然握住陈新梦的一双手，用眼神给她以无限的期望，安慰她说：“不要紧。我会拿到日记的。你哥哥会分到让他满意的版税。而你，将同我前往香港，参加首版发行式，你将代表父亲致辞，我则将整理经过加以简要说明……那时候……”

陈新梦忽然想到了掴耳光和手抓住头发把头往墙壁上撞，她惊恐，恶心，把手从宫自悦本不紧密的握持中抽了出来。

“梦梦，你放心……我还有一个约会，我很快还会来的……”陈新梦便把他送出了单元。

小万没想到这回宫自悦呆的时间果然不算太长。

“回单位？回家？”小万握住方向盘问。

“不。再麻烦你，去西三环……”

5

夏之萍一打开门见是简珍，不由一阵感动。

她们为一个共同所爱的男人成了仇人，现在那个男人已经烟消火灭，连一具尸体、一抔骨灰也无从寻觅，她们已无所攻取无所守卫，无所诅咒无所祈盼，她们确也理应泯埋仇怨，互怜互慰。攘攘人世，匆匆人生，现在看来爱憎都如晨雾暮霭般缥缈。夏之萍简直想同简珍拥抱。

万没想到，简珍却冰雪般冷然秋风般凛然。

把简珍让进屋里后，夏之萍懵然若梦。这个目光里依然闪烁着仇怨的妇人，究竟为何找上门来？

简珍年龄比夏之萍小，看上去却比夏之萍苍老。这天简珍梳妆打扮得异常整洁，夏之萍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然而简珍依然呈现老态，而夏之萍风韵犹存。关键在于简珍皮肤色泽暗淡并且粗糙，而夏之萍却皮肤白净细腻，浑身上下有一种丰满异常却绝非肥胖的女性魅力。

夏之萍请简珍坐，简珍不客气地坐下了。简珍冷冷地环顾着四周，夏之萍坐在离她较远的一把椅子上，等待简珍开口。她本以为简珍会问到一些有关的情况，航空公司的通报过程，赔偿措施，追悼会的筹备情况和会期，等等，然而简珍一句也没有问。

简珍从手提包里取出几张用曲别针别住的纸来，摊在桌上，望定夏之萍，脸上没有表情，却比一切表情都令夏之萍恐怖，并且用一种平板的声音说话，那声音也比一切其他调门更能撕裂夏之萍的心：“我代表方莹来，向你郑重宣布，根据当年我和方天穹的离婚协议，她有继承方天穹一半著作收益的权利，包括近年来方天穹著作的国内稿费和境外版税，还有最近两年他在报刊上发表的还没来得及收辑成书的作品收益，前者有书为证，好办；后者我带来了一份清单，请你过目并如实补全……”

夏之萍脑子里“嗡”的一声，眼前的简珍仿佛融化开成为了一团抖动的色块和线条……

6

“山姆叔叔快餐店”里面是百分之一百的美式装璜，空调器把温度控制到恰好爽人的程度。蒲如剑和简莹坐在面窗的高脚凳上，齐肘处恰是窄长的台面，服务小姐还没把他们叫的东西送来，两个人都把胳膊肘支在台面上，双手捧脸望着外面。外面的街景恍若香港，也有几分像美国加州的洛杉矶，但穿梭如鲫的自行车破坏了“西洋景”，那是地道的中国特色。

蒲如剑和简莹是中学同学，高考双双失利。蒲如剑考的是工艺美术学院，专业考试基本上通过了，统考成绩却不够最低分数线，他决定补习一年，明年再考；简莹报了一大溜外语类院校，失利后立即放弃了进外语学院的梦想，她通过后门进入一家中外合资大饭店，目前正参加培训。是简莹打电话把蒲如剑约到这家快餐店来的。

服务小姐用托盘送来了他们要的东西。蒲如剑要的是一大杯加碎冰屑的可口可乐和一份珍宝汉堡包，简莹要的是一杯“祖利亚芒果汁”和一客吞拿鱼三明治。

“我最喜欢祖利亚饮品了，地道的美国口味，街上就这一家山姆叔叔有！”简莹用抹着唇膏的嘴唇紧抿吸管，贪婪地吮吸着。

蒲如剑侧颈望着她，心里有点诧异。她难道不知道生父方天穹惨死的消息？她怎么会还有这样好的胃口？

蒲如剑知道，还在简莹刚上小学的时候，她父亲就遗弃了她母亲和她，她原叫方莹，自那以后改随母亲姓，才叫简莹。方天穹后来成了一位名人，简莹也曾去找过他，但来往不密切，双方大概都没什么感情。但一个人毕竟是由另外两个先于他而存在的人的精子 and 卵子结合而产生出来的，不管怎么说简莹有一半的生命源于方天穹的精子，现在那精子提供者罹难，就是不相干的人听到这消息辅之以想象，总也难免扼腕叹息，简莹却居然表现得无动于衷，她在津津有味地吮吸祖利亚饮品系列之一——冰冻芒果汁！

简莹不仅衣袖上绝无黑纱，发丝中绝无白花，她梳妆打扮得活像一个就要去出席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仪式的明星，发型是所谓的“蛇妆”，眼影涂成暗蓝色，袒露面极宽的脖颈和胸部上套着看上去沉甸甸的亚金项饰，两边耳垂上吊下与那项饰配套的大若曲奇饼的耳饰；她上身是磨砂绸的一袭紫装，下面是一条紧箍屁股的皮短裙，黑纱长袜下面是一双紫色的时装鞋。她握住祖利亚饮料杯的手跷着两根手指，指甲涂成淡紫而发荧光的色调。

蒲如剑不得不在心里感叹：到底是简莹成熟得快！也许，自己的种种抹不开，概出于没有迈进生活的门槛吧？你看，简莹才工作一个多月，还没出培训试用期，就仿佛已在生活的门槛那边了！

蒲如剑想画这样一幅画：一个门洞，高高的门槛，一个已经迈出去的姑娘扭回头来，朝仍在门洞这边的一个小伙子望着，小伙子只有背影，处理成全黑，他一只手扶着门洞壁，双腿犹豫着，在似动非动之间……画题就叫《青春的门槛》。

简莹斜眼一瞥蒲如剑，不禁用自己的胳膊肘碰他的胳膊肘，斥责他：“怎么着？又玩深沉了？要不就是又玩忧郁？成了成了，我现在既不喜欢深沉，也不喜欢忧郁……”

其实简莹说这话的时候心里酸酸的。她确实比同龄人成熟得早！尤其比同龄的异性成熟得早！又尤其比眼前的这位蒲如剑成熟得早！她身边的这位蒲如剑穿着一身运动服，牌子倒不赖，安博牌；脚上一双运动鞋，福建合资厂出的耐克牌；剃个刘易斯板寸头；整个儿还是个少年型。他画哪门子画儿？能画出个鬼来！荣宝斋，懋隆商行，各饭店宾馆售货部，哪儿不是用中国画骗老外的钱？你蒲如剑画油画，哪个老外来中国会买油画？何况就是有那号怪人买中国油画，又几时才轮得到你蒲如剑的画上市？

蒲如剑指指窗外说：“整个一幅画儿。姚庆章的画儿。”

“谁？”简莹问。

“一个美籍华人。台湾去的。姚庆章。专画街景，从商店橱窗望出去，或者从街上朝商店橱窗里头望，画霓虹灯，画停车场，属于超级现实主义，就是说，跟中国国画里的工笔画似的，细细致致地把城市景物画下来……挺卖钱的哩！混得不错！我爸去纽约的时候，他送我爸一幅小画，说小也有两个托盘合起来那么大，现在挂在我爸书房里，我爸开玩笑说，将来没饭吃了，卖掉它也许能混上个一年半载的……”

简莹便说：“嘿，对了，我今天约你来，就为的是要见你爸！”

“见我爸？”蒲如剑吃了一惊。跟着就脸红。

“是呀！你爸什么时候在家？我想见见他，我有事求他！”

“什么事？”

“跟你说有用，我还见他干什么？见了，我自然跟他说。你爸什么时候在？我什么时候去合适？”

蒲如剑一时只拿眼打量简莹。

简莹“噗哧”一声乐了，两个耳饰乱晃：“你放心，我去的那天绝不这副扮相！他大概喜欢朴素少女型吧？我会把头发弄直的，也许会剪个厚刘海的‘妹妹头’，穿一身校服式连衣裙，穿一双完全国货的‘十佳’运动鞋……”

蒲如剑心里不禁瞎琢磨。他觉得无论从哪方面说，这样都还嫌太早。而且他妈大概并不喜欢那种“朴素少女型”，朴素固然好，太少女太学生味儿，反会惹出更多的唠叨。

“你当我去为什么？”简莹目光如针，直刺蒲如剑瞳仁，“我见他，为的是跟你没关系的事。只不过要你引见罢了。这样吧，找个他闲散的时候，我去你家，只说去找你借书、看画，然后你用很自然的办法把我引到你爸书房里；噢，那个姚什么，他的工笔油画不是挂在那儿吗？你就带我去看画，只要我跟你爸打了招呼，剩下的事，就不用你管了……”

蒲如剑觉得自己总被简莹牵着鼻子走。没办法。每回见面前他总握紧拳头嘱咐自己：别让人套上鼻环……可事到临头却总不由自主地成为一头驯牛。